

美利坚之父

华盛顿

HUASHENGDUN

● 张书亭 著

USA

Washington



1732-1799

天津人民出版社

美利坚之父

华盛顿

HUASHENGDUN

● 张书亭 著

USA

Washington



1 32-1799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美利坚之父——华盛顿

张书亭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河北省遵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32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01-01737-3/K·230

定 价:6.4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在弗吉尼亚的早期生活
(1732—1758) (1)
- 第二章 绅士、种植园主和反叛者
(1758—1775) (27)
- 第三章 奉职大陆会议 (1775—1783) ... (47)
- 第四章 赋闲波托马克河畔
(1784—1789) (105)
- 第五章 受命于民 (1789—1793) (120)
- 第六章 壮志已酬? (1793—1797) (157)
- 第七章 蜡炬成灰 (1797—1799) (211)
- 第八章 平凡的人, 杰出的领袖..... (240)
- 华盛顿主要年谱..... (249)

第一章

在弗吉尼亚的早期生活

(1732—1758)

如果我能感到值得以军队作为
进身之阶的话。

1732年2月22日这一天，弗吉尼亚的一位种植园主奥古斯丁·华盛顿同他的后妻生下了他们的头一个孩子。这件事情非同寻常，一个改变了英语世界的生命呱呱坠地，在当时如果就这么说，并且对任何意识到自己是这一时刻见证者的人不存置疑的话，那显然就是具有先见之明了。玛丽·鲍尔·华盛顿生下了一个男婴，数周后洗礼时取其母亲的监护人的名字被称作“乔治”。诞生地位于波普溪的一个种植园，那是奥古斯丁·华盛顿所拥有的几个种植园之一。自从17世纪50年代以来，华盛顿家族一直在弗吉尼亚勉力奉公，并在该殖民地绅士层中牢固地确立了中心地位。到奥古斯丁·华盛顿时，已经历经三代了。奥古

斯丁·华盛顿并不满足于从前辈手中继承的遗产，而是加以扩充光大，1726年在小亨廷溪买下了一块土地，位于波托马克河附近，成为后来“芒特弗农”的核心。他长于经营，财产不拘泥于土地，还投资在普林西皮奥铁业公司，那是一家主要由英国贵格会教徒掌管的企业。

乔治出生的弗吉尼亚殖民地虽已建立百年有余，但仍显得原始粗犷，从他的出生地用一天的骑程就到了边疆。西部边疆，这一孕含着无限挑战与机会的名称，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不是空洞抽象的字眼，而是的确确的现实，他早年的大部分生涯将在边疆和更远一些的地方展开。但是，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是大种植园的肇始之地，规模竭尽其极，为上等阶级所拥有，他们过着英国乡绅式的生活。从旧英格兰来的人一眼就会发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黑奴充斥田间和家庭。这样，在乔治青年时代的弗吉尼亚，井然有序的耕田同杂草丛生的荒野、养尊处优的绅士与目不识丁的奴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庸置疑，它是一种靠土地为生的经济体，种植烟草曾使它初涉富海，体验到繁荣的味道，并继续成为其最重要的作物。可是，好景不长，烟价下跌，对许多种植园主来说到了维生勉强有余的地步，一些更富进取心的人已经开始改行，奥古斯丁投资普林西皮奥铁业公司就是例证。然而，弗吉尼亚的商业模式使大部

分种植园主受制于烟草。在同英国或英格兰商行直接贸易的过程中，他们拖欠或承袭下了各种债务，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一言以蔽之，使他们逐渐带有“一种附庸于某些英国商行的性质”。面对巨大的债务，多数种植园主继续种植他们熟悉的商业作物——烟草，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打算在西部土地上投机，以摆脱经济困境，但对于他们的多数人来说希望是渺茫的。弗吉尼亚的烟草经济颠峰已过，未来的繁荣将完全取决于那些最富进取和最为勤勉的种植园主。

孩提的乔治出生后不久即举家迁往小亨廷溪种植园，当他在这块田野上戏耍时自然对上述情况知之甚少。1739年，奥古斯丁把这片土地送给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个儿子——劳伦斯，又举家迁往靠近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另一个种植园。这时，乔治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1743年他父亲去世后，乔治有时住家，有时住到他的异母哥哥小奥古斯丁在波普溪的家中。在这时，他不是从家庭教师就是从附近的幼儿园里学写了一手工整的字体，也许是由于别人缺少良好的拼写才能的缘故，他自然就成了那门神秘技艺的行家里手。他还学习作文、地理以及礼仪规范。他所受的教育除了数学之外，都没有超过初级水平，即使是数学，也不过是一些实用的测量技术而已。有关他孩提时代的事情不过如此，这也可能是因为缺少

证据资料的缘故，从而使这一时期深受神话杜撰者的影响。

他学习礼仪的教材是《待人接物行为准则》，那原是耶稣会士为法国贵族子弟编纂的一本行为手册，但因其主要是用来提高接人待物的自觉性，所以，很适用于青少年的教育，一些有关的准则（全部准则共 110 条）主要是：第 17 条，“不阿谀奉承……”；第 25 条，“过分的赞誉之词和一切做作的客套应予免除，但必要的礼仪又不能忽略”；第 82 条，“不大包大揽，做力所不及之事，但对许诺之事就要践约不爽”。传记作家无不受此影响，从这种少年教育中去探寻成年的性格特征，然而，任何诸如此类的结论显然是牵强附会的。其实，成年的华盛顿一般而言是遵守了《准则》的字面意义和精神实质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的领导权欲却又有悖它的一些规则。作为弗吉尼亚的一位种植园主他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地位，也许是出于自然的缘故，他的为人几乎总是体恤周到，宽宏大度。

然而，他所接受的教育是非正规的，他的童年也并不都是金黄色的，父亲的去世对乔治的当时处境和未来前途影响甚大。虽然，奥古斯丁的遗产甚丰，但必须要在七个子女和他的遗孀当中分割。乔治的一份不多不少：弗雷得里克斯堡附近的“弗雷农庄”，260 英亩土地和 10 个奴隶；迪

普朗地域的一半（全部面积约为 2,200 英亩，以土地贫瘠而闻名）；弗雷得里克斯堡的三块镇区地皮以及乃翁所余下的五分之一动产。总之，虽不是一份十分可观的遗产，但作为一个未来向上的跳板已是绰绰有余了，而且，让乔治过上一种中等水平的种植园主的生活也是不用发愁了。

乔治和他母亲的关系有些扑朔迷离，玛丽·华盛顿似乎是一位凶猛强悍、飞扬跋扈而又非常要强的女人。为避免以孀居身份同男人过从甚密的接触，后来，她向在伦敦的兄弟约瑟夫·鲍尔征询建议，但天各一方，所以，遇事还常常要我行我素。乔治同她相处有些拘束，于是，想方设法同他的异母哥哥们，尤其是劳伦斯呆在一起。玛丽对儿子的关心并非寻常一般，著名的事例是她拒不应允他接受一艘来访的皇家海军舰船上提供的一个预备水手的职位就是最好的说明。正如约瑟夫·鲍尔事后正确指出的那样，年轻的乔治缺少在海军争取晋升所需的“兴趣”，完全赞同他妹妹的拒绝意见。其实，“兴趣”只是权势制度的缩略语，在英格兰乃至整个英帝国，才干同王权政府中的浮沉升迁无关宏旨，而你的朋友姓甚名谁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真的当了海军，那么，他的前途就几乎有些步履艰难而且也许就黯然无光了。乔治当时感激其母何等英明与否虽然并未留下只言片语的证据材料，但他的确遵从了她的决

定。总的来说，他对母亲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她卒于 1789 年——他确信除了不常探望她之外，她别无所缺，而且也从不鼓励她造访或留居芒特弗农。

乔治的“兴趣”虽在英格兰铁鞋难觅，但在弗吉尼亚却得来并不费功夫。代替父亲角色的劳伦斯娶了安妮·费尔法克斯为妻，岳父是威廉·费尔法克斯上校，他是当初实际上拥有整个北部弗吉尼亚的领主费尔法克斯·格兰特的代理人和堂弟。1747 年，领主本人，托马斯，即费尔法克斯勋爵决意呆在他的领地，并搬到谢南多亚谷绿路园的一所猎屋去住。这样一来，通过和劳伦斯的关系，乔治就同费尔法克斯一家频频接触起来，并结识了一位真正的英国勋爵，虽然这位勋爵的脾气有点古怪：喜欢猎狐而不喜欢逐芳猎艳，宁愿住进寂静空旷的谢南多亚而不愿呆在车水马龙的英格兰索克塞斯。

把华盛顿带入成人圈内，他的哥哥劳伦斯和费尔法克斯上校所起的作用要比勋爵还大。二者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都曾在弗吉尼亚以外有过丰富的阅历。当他们谈论着种种冒险经历的时候，他们或许已经使这个孩子魂牵梦萦，心驰神往了。在他们的社交圈内，谈笑有风雅，往来皆富贵，同弗雷农庄或甚至同绿路园的那种恬静怡人但却粗野的风情大相径庭。如果说乔治是在后天养成了

对军事生涯和优雅风度的嗜好，那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少年时期出入“芒特弗农”社交界的结果，芒特弗农是劳伦斯给亨廷溪地域起的名字，它毗连费尔法克斯的种植园——“贝尔沃”。

同他舞刀弄枪的兴趣以及通晓上流社会的知识相比，他与费尔法克斯家的交往或许更有裨益。塞缪尔·艾·莫里森（研究华盛顿的一位学者，撰有《青年时代的华盛顿》一文——作者）说过费尔法克斯上校曾向乔治传授过斯多葛哲学，它是一种修成刚毅的生活哲学，但用刚毅一词不足以表达全义，它是集智慧、勇敢、自制和正义于一身的综合体。为了达此目的，要置身一种清贫简陋、命途多舛、人所难耐其极的环境，并且要尽量自我满足。其结果不是要脱离尘世，而是要终生奉献与履行责任。诚如最著名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所述：“受到益泽我亲友及同胞，再兼济天下的动机驱使，要投身公共事业获得权力”。这种对待公职的态度，在乔治成年后的生活中，绰约能见，历历可数。他接触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又加深了这种信念：他们全都不仅忙于照应自己的种植园，而且还参与殖民地的政治生活。有人可能发现斯多葛主义的理想同马库斯·坎利夫（华盛顿的传记作者，著有《乔治·华盛顿》一书——作者）认为华盛顿的沧桑岁月以及在弗吉尼亚的早年经历大有罗马人的味道的评述如出一辙。刚

毅是一种目的，一个决不会达到的目标，但在实现它的努力中，人们会得到两个无价赠品：清心寡欲和赢得同胞的交口称赞。但凡与华盛顿历经的磨难与机遇相仿的人若能找出一种更好的行为模式或一套更好的规范箴言是很难想象的。

这些都是后话，就目前而言，乔治面临的更为迫切的当然是青春期问题。他是位大个子，少年时代有些腼腆，体质天生健康，成年后更加强壮。他似乎天生就喜欢数学，并学会了测量知识，这对于一个土地主来说不仅有用，而且还是一门技术，在不断扩大的殖民地有着广泛的需要。16岁以前，他就为邻居做了一些简单的测量，赚了一点儿钱。1748年，他随上校的儿子，他的朋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一起组成了谢南多亚土地测绘组，在那里，他第一次体验到边疆的味道。当勘测结束时，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東西，于是就早早打道回府了。但是，他的行程日记却内容翔实，对测绘组遇到的德国非法占地者秉笔直书——“好象是一群愚昧的印第安人”，他们甚至不会说英语！此行的成就虽然不尽圆满，但却使这个过惯舒适生活的16岁少年知道了边疆需要什么，故而对此行津津乐道。

1749年，乔治取得了卡尔佩普县土地测量员的正式资格，现在能够在殖民地的任何地方从事丈量工作了。这个职务给他带来了一笔虽不够多，

但却稳固的收入，一年内他攒的钱在谢南多亚的布尔斯金溪买下了差不多 1,500 英亩土地还有余裕呢。1751 年的晚些时候，他中断了丈量工作，陪伴身患肺结核的劳伦斯到巴巴多斯疗养。非但劳伦斯的病情未见好转，乔治也染上了天花，差一点儿命归黄泉。1752 年 1 月底之前返回了弗吉尼亚，就这样他结束了在未来美国的大陆疆域外的唯一的一次旅行。他立即重操旧业，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又将布尔斯金的土地扩展了 500 英亩。

虽然他职业稳定，土地渐增，他也有着任何 20 岁青年所具有的一般心理，1752 年春天，明确警告威廉·方特勒罗伊说，他立刻要到他的种植园去，保证让他的 15 岁女儿贝齐“收回过去说过的伤人绝词”，但如同他后来的一些情场之战一样，这次亦败下阵来。这并非是他在情场上首次失意，早先他曾钟情于一位不知姓名的“低地美人”，1748 年前后又给法兰西丝·亚历山大写离合诗（一种若干行诗句的首字母或尾字母能组合成字的诗体——作者），虽然他设法把字首的 X 比喻为“薛西斯大帝也不能躲过爱神之箭啊”（薛西斯（Xerxes），古波斯帝国国王——作者），但这首诗从未写完。就象大多数此类情形一样，也许不是法兰西丝，就是乔治，抑或是丘比特，再要么就是所有这三者又都没了兴趣吧。

1752年7月劳伦斯的死搅乱了这一忙碌而愉快的生活，使乔治失去了一位他视作最为重要的良师。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监护人和一个兄长，而且，他失去了一位益友。为了表示对劳伦斯的尊敬与怀念，1754年当他从劳伦斯的遗孀安妮·李那里租用芒特弗农时，没有将它更名。1761年她死后，根据奥古斯丁的遗嘱规定，这份产业归他所有。此外，还有一份遗产落到乔治身上，任命他为北内克区负责民团训练的副官，该职以前由劳伦斯担任，接受地方委任，领少校军衔，年薪100英镑。他的21岁生日差不多就要到了，实际上，华盛顿少校也许将这项任命当作了他的一份生日礼物吧。对于一个财力浅薄、前途未卜的孩子来说，也表明他在10年前父亲去世以来干得还不赖哩。现在，他作为一名土地测量员，职业稳固，大大小小差不多拥有5,000英亩土地，身体健壮，罹染疟疾、天花和胸膜炎而不死，能置身荒凉而无罹疾之虞，所受的正规教育虽然不多，却写得一手相当娟秀的字体。他踌躇满志地拉开了生活新的一幕，正如他后来指出的那样，他将试图“以军队作为进身之阶”。

由于自17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英法争夺帝国和财富的角逐，华盛顿的机会来了。1748年以来，战火暂告平息，尽管在全球十多个地方的任何一处都可能硝烟再起，但却发生在了美洲

边疆。在 1752 年至 1753 年，法国人从伊利湖向南朝着俄亥俄的福克斯，即今匹茨堡推进，弗吉尼亚和宾西法尼亚都曾自称对这一地区拥有主权。1751 年就任的弗吉尼亚总督罗伯特·丁威迪把美洲殖民地看成是大英帝国最富饶的财产，竭尽全力使吝啬而不情愿的弗吉尼亚立法机关——议会相信，遏制法国占领对俄亥俄河流域而言，显然是关键所在。他热血沸腾的兴趣所在是英美俄亥俄公司中的一个份额，该公司在那个地区拥有一片土地，以患不测之虞。卷入这种帝国的、殖民地的以及个人私欲的漩涡，其内涵甚至远远超出了所涉及的广袤之地，对其行为的后果如何，华盛顿几乎概莫能知。

丁威迪总督，是位年长的苏格兰人，是一位精力旺盛、讲求效率的行政官员，身负国王的指令确保福克斯不被法国人侵占，这时，首先要送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因此，他需要一名信使。可能是得到了费尔法克斯上校的暗示，华盛顿赶到威廉斯堡把这份差事弄到了手。他受命把抗议书送交给法国司令官，然后取回答函，并尽可能搜集一切法军的实力与动向的情报。虽然这一使命有其危险性，但若成功完成就可能使这个年轻人的未来飞黄腾达。1753 年 11 月 14 日，他抵达威尔斯溪（即后来马里兰的坎伯兰），在那里他说服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边民，克里斯托弗·吉斯特与

他结伴而行。他到达福克斯时发现法国人仍然呆在北面，在动身送信之前，他把友好的印第安部落召集在一起，举行会议。在会上，他表现出了同他们打交道的才干。使他聊以快慰的是，首领塔那查里逊，即“亚王”（因其部落是易洛魁族的附庸故此谓之）仇视法国人，而对英王却盛赞不已，值此时机，这位少校详细地询问了前往法军司令部的最佳路径。然后就到另一个村落去等候亚王将一些贝壳数珠送还给法国人以示绝交。12月11日，终于到达了法军司令部——栢夫堡，华盛顿向法国人递交了丁威迪的正式照会，抗议法国人正在非法侵入英王领地。在等候答复的时候，华盛顿很快就确信法国人打算在春洪到来时顺流南下。他还曾有一度对法国人引诱印第安人的种种企图忧心忡忡，他在日记中透露道：“可以说我一生中从未有任何事象这件事那样让我胆战心惊的了”。虽然夸张之辞溢于言表，这一说法却也表明他意识到印第安人对任何一方的取胜举足轻重。12月16日，他和印第安人脱身离去，经过多舛归途——华盛顿和吉斯特撞见了一个印第安人，并遭到其枪击，还跌入冰冷刺骨的阿勒昆尼河里——1月2日，他抵达威尔斯溪，留下吉斯特，1月16日，华盛顿单骑回到威廉斯堡，向丁威迪呈交了法国人的复函。复函礼貌而又坚决地声称，除非法王下令，否则绝不撤军。同复函一

起交给总督的还有关于法军实力和意图以及印第安人坚决跟随英国的重要情报。总之，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 21 岁的兵团军官来说，这些表现是令人叹服的。出乎华盛顿意料的是，丁威迪要求写出一份正式的报告，这位少校只好挑灯夜干，从其凌乱的日记中匆匆拼凑了一份报告。总督对这份报告很满意，命令刊印成册，在各殖民地广为散发，并把副本送往伦敦，这样一来，在 22 岁之前，华盛顿的大名就已飘洋过海，广为人知了。

既然法国人对福克斯的侵略意图已经获悉，丁威迪打算抢先占领那里，造成英国人存在的既成事实，所以竭力说服议会募集一个团的兵力。他们照办后，这位总督又给雇佣兵增加了俄亥俄 20 万英亩的土地，作为每天八便士报酬的额外津贴。华盛顿对于统领这支部队的兴趣不大，结果落到乔舒亚·弗赖伊头上，但是，他被任命为副手，领陆军中校衔。虽然他对于薪俸大大低于皇家正规军军官公开表示不满，但还是接受了任命并奉丁威迪之命率领已招募的部队进发俄亥俄，至少在弗赖伊上校赶来之前，他是一位说话算数的指挥官，这多少是些心理补偿。尽管他受命采取守势，可他还是要“阻挡”任何入侵者，并且，“若遇抵抗就拘捕或杀死他们”。假若丁威迪想要以此向法国人挑起战端的话——英国政府给他的命令显然有此用意——然而，他的部下对此可并不清楚。